

切合实际,定位好广西双语法官培养培训工作

□ 杨启标(壮族)

(接上期)

2.广西的民族和语言分布基本一致。

广西的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状态。广西是语言富矿地带,各语种分布和使用的地域不一,其中普通话使用范围最广,在广西各地均有使用;汉语方言分布也很广,各方言各有其主要分布区域;壮语分布在全区近80个县(市、区);瑶语、苗语分布也较广;其他语种分布较窄且相对集中,如京语、彝语、毛南语等只在单个县域内个别乡镇使用。

除一些使用人数较少的语言外,各种语言(包括方言)基本连片分布。使用人数多的语种(如壮语)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使用人数少的语种(如侗语)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格局,个别地方存在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岛(点)。

语言分布和民族分布基本一致,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和民族语言之间相互影响客观存在。

3.广西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范围广,但总体水平较低。

历史上,广西的正式学校教育用汉语、汉字授课(民族地区小学大部分使用汉文教材但多使用民汉双语教学),传授的多是汉族文化知识。

学校教育对语言文字学习使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广西人口中约82%有一定普通话会话能力者学习普通话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学校教育。

由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占优势,再加上受以政策法规、学校教育、文化宣传等为中心的格局影响,广西的经济社会领域和公共服务行业用语用字基本为汉语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已成为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汉语和汉字已成为广西各民族间沟通的桥梁。

由于广西历史上正式学校教育沿袭和广西

社会各领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行为,外界对广西社会的语言生活产生了“广西各地各民族都懂(即知道、了解,知道意义和做法)、掌握(即了解事物、因而能充分支配或运用)、兼通(即同时掌握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贯通能力)、通晓(即对事物能透彻地了解内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或民汉双语”的假象。其实,广西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范围虽然很广,普通话普及率比较高,但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如:2014年广西教育厅民教处调研数据显示,壮族人口中讲普通话流利准确的占3.62%,音有不准的占15.60%,口音较重的占10.51%,能说欠熟的占29.56%,挺难说的占21.19%,略听不说的占13.30%,不听不说的占7.23%。这说明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内,客观存在着群众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感到困难的问题,民族地区亟须有效的办法去解决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特殊”需求,大力培养培训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渠道。

4.广西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不尽如人意。

广西民族多、语种多,分布广,民汉双语人口规模大,民族语言的口语文化丰富多彩,而民族文字种类少、文字形态发育不足。历史上,广西除回族外的10个世居少数民族长期只有语言而无统一的民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规范其民族文字。广西现有国家层面批准推行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有壮文、苗文、侗文、彝文四种。与外省区相比,广西的民族语文还呈现其独特的区情特点:

(1)以壮语壮文为主,其他语种文种处于次要地位。广西苗族、侗族、彝族虽有民族文字但尚未纳入当地基础教育体系,瑶族虽有语言但文字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做过短暂研发创制,也未进入当地中小学试点试验教学。

(2)双语语言人口多,双语文人口少。如壮语是壮族的母语,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壮族能讲壮语者在日常生活中用壮语的比例高达

84.95%,加上其他民族也讲壮语的,在广西境内使用壮语的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虽然广西壮汉双语教学进校园已开展多年,还有其他参加过各类培训和自学壮文的人员,但同时通晓壮汉文互译的不足10万人。

(3)文化人使用多,老百姓民间使用少。广西学习使用壮、侗、苗、彝等民族文字的主要群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相关行业的公职人员,与群众生产生活关联不多,影响有限。

(4)自学传承多,学校传承少。汉文化进入民族地区的千百年间,广西的学校一直使用汉文教材;1957年拼音壮文创制,于20世纪80年代被纳入进校教育,到现在仍处在实验阶段,校点、师生资源不多,尚未形成壮语文教育体系。如广西教育厅民教处提供的资料反映,虽然广西109个县(市、区)中开展壮汉双语教育实验的由2010年的26个县(区)增加到2014年的35个,壮汉双语小学由64所增加到112所,壮汉双语初中由25所增加到27所,新增壮汉双语高中3所,小学、中学壮汉双语学校在校生有7万多人,壮汉双语老师1300人左右。但是,1300个壮汉双语老师中,能真正胜任壮汉双语教学的不足500人,其余的为在职培训的兼任教师。由此看出,壮汉双语教学点所占当地教育资源份额还相当少,涉及的范围也有限。

(5)乡村还有超过700万的少数民族群众使用单语(母语),存在汉语言沟通障碍。

5.广西各民族的语言态度积极、肯定且包容。

语言文字态度主要反映的是使用语言文字的主观愿望、看法和评价,它与现实的语言生活存在密切联系。

(1)充分肯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广西各族人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总体态度是趋于肯定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除回族外)绝大多数的母语是民族语,家庭内部和民族内部交流主要用民族语。

(3)在对外交往中,民族语和汉语都是主流,不同场合使用不同语言,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语有很深的感情。

(4)民族地区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根据不同场合、对象选择民族语或汉语(含汉语方言)进行交流交往。

(5)各级地方行政、司法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和公检法司部门的从业人员需要掌握和使用当地民族语或汉语方言才能更好地履职、与基层群众打交道。

二、切合广西双语法官的实际需求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民汉双语)是司法运行的重要特征。培养双语法律人才也因此成为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法制进程、促进现代司法改革与加强司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

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是法律从业人员从业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于缺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业者,办案时只会讲汉语,只会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表述的内容,可以想象,当一个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当事人参加了一场全然听不懂或一知半解的司法审判后,都不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只是茫然、被动地接受司法的最终裁决时,是何等痛苦、痛恨和复杂的心情。这将使普法工作难以深入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将难以相信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民族感情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引发民族矛盾。

广西双语法官培养培训工作具有紧迫性、长期性的特点,必须切合广西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居情、语情及各级法院的实情有针对性地开展。

(未完待续)

书海拾贝

人间自有真情在

——读“梅开二度”《梅良玉》

□ 尹福建(壮族)

壮族叙事山歌集《梅良玉》,讲述了一个感人危难的感人故事。故事真切地告诉我们:人间自有真情在。

“梅开二度”名句出自古典作品《二度梅》这部长篇小说。该书写的是唐朝梅良玉与陈杏元的爱情故事,其中有这样的情节:梅父遭宰相卢杞陷害,梅良玉在盛开梅花被狂风吹落的当晚设祭,祈祷梅花重开二度、父冤得以昭雪。后来,梅花果然二度怒放,梅、陈历经患难,终得圆满结局。

在壮歌《梅良玉》中,梅良玉的起死回生并非祈祷的结果,也不像《董永》《毛洪》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借助神灵的保佑得以逢凶化吉,转祸为福。梅良玉转危为安的故事全都发生在人世凡间,读者看到的是一幕幕活生生的真情画面。

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山歌里,歌者以深情的唱词,如泣如诉地述说人物的命运。梅良玉的父亲梅伯高遭奸臣卢杞诬陷,并杀死于西郊。毫不知情的梅良玉正面临着铲除除根的劫难。紧急关头,在衙门当差的屠升冒着丢命危险,把消息送到梅家,梅良玉得以出逃。可要逃出戒备森严的皇城谈何容易?正当梅良玉走投无路之时,又有贵人相助,好人黄喜童自告奋勇找到梅家,愿意用自己性命掩护梅良玉逃走,梅良玉躲过一劫。看着喜童替自己悲惨死去,梅良玉万念俱灰,在一棵小树上结绳吊颈,梅良玉又一次被人救下。真是机缘巧合,救他的正是梅父的老友陈东初。陈东初同情老友之遭遇,更赏识梅良玉的聪明伶俐,将女儿陈杏元许配与他。然而好景不长,陈家收留梅良玉之事被奸臣卢杞探知。卢杞心生毒计,把陈杏元遣去和番,强行拆散梅陈姻缘。千里相送,前路茫

茫。撕心裂肺的梅良玉在逃难途中偏又遇贼打劫。陷入绝境的梅良玉再次遇见贵人,爱才若渴的将军冯乐天把他收留在身边。梅良玉念妻心切,相思成病,几近奄奄一息。梅良玉再次得到贵人相救,在邹伯符的资助下,考中了状元。得到皇上重用的梅良玉,诛杀奸贼,除暴安良。最终收获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人生喜事。

在梅良玉的曲折、痛苦的经历中,又描绘了陈东初之子陈春生的故事。陈春生陪同梅良玉给妹妹陈杏元送行,在贼人抢劫中与梅良玉走散。四目无亲,孤立无援,他欲跳河一了百了,幸而被以打鱼为生的周渔婆救起。周渔婆把女儿周五姐许给他为妻。可是妻子却被恶霸江魁霸占。丘大将军出手相助,惩罚恶人。最后陈春生也考中探花,终以美满结局。

这两个青年人的人生经历交叉描绘,彼此辉映,构成了曲折复杂、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整个作品变化多端,波澜起伏,不时陷入绝境,旋即绝处逢生,扣人心弦,感人肺腑;读者随着主人公的经历、遭际,时喜、时怒、时哀、时乐。整部歌集最拨动心弦的是,故事中传达的那种危难之中见真情的暖暖情意。

俗话说:“锦上添花人人会,雪中送炭有几人。”人在危难时,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梅良玉和陈春生被人追杀,落难绝望,揭示了人世的险恶黑暗,揭示了人生的命运多舛。但世道并非全是魑魅魍魉,人间也并非只有冷酷无情。在好人相帮、真情相助下,他们几经波折、几度绝望之后,得以化险为夷,重获新生。显示了风雨如晦中有阳光朗照,奸人作祟里有好人相救。

故事寄寓着民众的良好愿望:危难之中守望相助。

读书就选正能量

□ 莫喜生(壮族)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本回味无穷的书,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一首动听的歌曲,好似温暖的阳光抚慰心灵,唤起美好的记忆。

我最早接触课外读物,是四十多年前的初中时期。那是两部磨得失去棱角,脏得不成样子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和《红岩》。一个同学从在公社工作的父亲处,悄悄地把它们带到教室里,封面、内文纸张和印刷装帧都非常粗糙。那时,流行的多是“红宝书”和“领袖语录”,纯文学的散文或者小说凤毛麟角。为保证两部大本头如期归还,方便下次再借,我们只能背着老师把砖头厚的小说放在抽屉里,桌面上是翻开的语文、数学等课本,以遮人耳目。

放学回到家里,才是读小说的最好时光。那时,教育考试制度刚刚恢复,虽然招生面不宽,但每年秋季还是有一些学友考上中等专科学校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然后捧上了铁饭碗,跳出“农门”。我弃学习而不顾,如此专注地“看小说”,倒不是因为武工队员们如何神出鬼没,英勇善战,出奇制胜,而是为那位活跃在男同胞和日本鬼子中间的美女汪霞心动。身材高大的汪美女,斜挎着驳壳枪,剪短发扎腰带,英姿飒爽,爱红装又爱武装,不但人长得高大漂亮,而且性格温柔,智勇双全。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勇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原来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使然。尽管通篇鲜有美女肖像描写和插图,但那位周旋在英雄身边的美女汪霞,其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早已刻骨铭心几十年。

两年后,我来到以江河边的五通中学读高中。这时,最惬意的莫过于午休和周末时光,窝在学校那简陋的图书室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一动不动,或长吁短叹,或聚精会神,或喃喃自语,或拍案而起。

我手捧《山道弯弯》,心里想:那些能吃苦耐劳

劳,任劳任怨,能伸能屈的男人,就应该得到诸如田螺姑娘、湘西妹金竹一类女人的爱慕和追求,并与之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于是,就时时告诫自己:要远离那些周旋于女生之间,递纸条烫卷发穿喇叭裤,躲在厕所里吞云吐雾的男同学。于是,体育课劳动课,就争着跑抢着挑,脏活重活也不在话下。

因为自己学习严重的偏科,敌不过千军万马,我在高考独木桥上坠落下来,回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是一个边远的山村,我感到万念俱灰,无所事事,原先的理想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段日子过得很灰暗:人是牛高马大,力气大得无处使,但是要文又“文”不上,要武又“武”不起,生活过得很尴尬。

这时,农民作家路遥的《人生》问世,读完之后让我沉寂已久的心豁然开朗起来,觉得青山绿水没什么不好,生活苦点差点也无所谓。这期间,正值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苏,《小说月报》《萌芽》《小说选刊》《散文》《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凡是能见到或借到,或者订阅,我都想办法弄回来,慢慢地读,慢慢地看。

读书没有给我带来高深的学问,更没有成就惊天动地之举,但是给我创造了一次人生的转机。在家赋闲不到两年,我的老师邀请我到县城某中学当代课老师,那时我任教的是语文课,以前所读的书又派上了用场。而登上老师的同时,我也走上了舞文弄墨的文学之路。

爱读正能量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悦读改变人生”征文选登

莫喜生 投稿